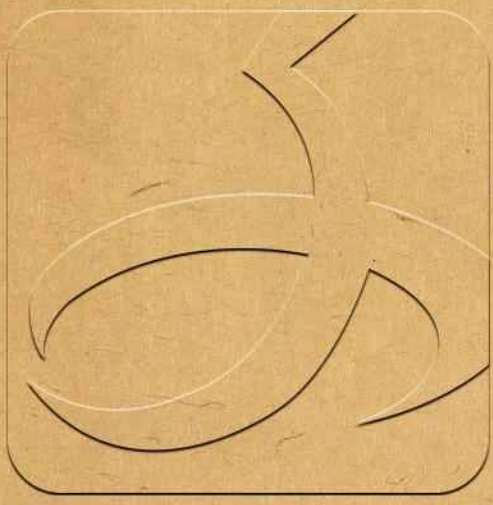


22-238
7772-1
=11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廬陵歐陽



南昌彭元瑞注



北京市文物局
編查印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

五代會要皇后

曹氏天成三年正月冊為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為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為皇太后至清泰三年閏十一月隨末帝崩於後樓晉高祖使人護葬至昭懿皇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冊曰和武顯皇后

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

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

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

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

后諡曰昭懿五代會要明宗皇后夏氏早崩長興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追諡曰昭懿皇后于太微

宮之東建寢廟以安神主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

宗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

原其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

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

而太原石敬瑭反乃于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

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皇太后寶冊諡曰

宣憲

五代會要皇后魏氏初封魯國太夫人清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祧御歷奉尊諡

于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于甄館而皆追崇徽

號附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臣等又覽

國史竊見元宗皇帝母曰昭成皇后寶氏代宗皇帝母

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闕元宮鴻圖既屬于明

君尊號咸追于聖母伏以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

洲三后勗賢周母允成于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啟于

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

猷臣等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

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祔先祠

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諡合初闕宮按漢朝故事園

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冊府元龜

王歷位纔終于藩孺及至上皇傳國聖子臨朝則追尊配享于闕宮儼極攸先于冢后臣又見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章敬太后吳氏入宮纔侍于忠王短世難登于命婦及寶祚爰歸于聖嗣追尊將祔于陵園則羣臣慙懇于封函嚴配請崇于徽號舊章斯在闕禮未伸臣等叨備鼎司合伸茂典伏惟聖母魯國太夫人夢梓興周望雲佐漢直河州之懿範契沙麓之休祥三母俱賢周武最承于天統四妃有子唐侯光啓于帝圖仰惟當宁之懷彌軫寒泉之思伏望配陵祔廟法地則天君親實殺于義方恩禮宜歸于聖善母以子貴乃春秋之格言孝以配親固禮經之明義久虛時薦慮損皇猷俾秦官載顯于玉符魏寢永光于金冊則華夷大願臣子遑寧臣等謹按諡法聖善周聞曰宣施而不私曰宣博聞多能曰憲聖善周達曰憲謹上尊諡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章敬二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故事禮合配陵祔廟臣等再詳儀注備有典彝伏思朝廷且務于便安司局貴期于辦集配于故事更司簡詳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未祔于先朝則都下難崇于別廟既追尊諡合創闕宮臣等謹按漢故事園寢不在王畿者或在陵所便立寢祠禮文雖異于國朝事理可循于權道臣等商量

太后上尊諡後權立祠廟以伸告獻配祔之禮請俟他年詔曰朕猥將眇質獲嗣丕圖暑往寒來知昊天之恩極憂深思遠唯觸地以無容卿等學究源流文苞體要以致裁成之美復陳孝理之規援引古今鋪陳茂實導朕以愛親之禮勉朕以追遠之文取則昭成明徵章敬仍加美諡益見忠誠至于權立闕宮頗亦叶于時變劬勞莫報長懸陟屺之心聖善斯崇且慰循陔之念謹依典禮哀慕增深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于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

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
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
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
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
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于妃明宗
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
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卽
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
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五代史許王從益明宗
之幼子也宮嬪所生明
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右曰惟此兒
主于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從益乳母司衣

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
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
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
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
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
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
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通鑑
秦王

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王氏曰
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
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辯爲之惜哉
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
於從榮爲之詞宮中事賜王氏死事連廢帝入立嘗置
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邱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于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于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

帝三室以至德宮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

歲時奉祠

五代史晉高祖卽位以皇后卽其姊也乃養從益于宮中晉天福中以從益爲二王後改

封郇國公食邑三千戶其後與母歸洛陽出帝卽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

犯京師趙延壽所尙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

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

養于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

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

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

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畱蕭翰守汴州

五代史蕭翰者契丹

諸部之酋長也父曰阿巴劉仁恭鎮幽州阿巴曾引衆寇平州仁恭遣騎將劉鴈郎與其子守光率五百騎先

守其州阿巴不知為郡人所給赴牛酒之會為守光所擒契丹請贖之仁恭許其請尋歸阿巴妹為安巴堅妻則契丹主德光之母也翰有妹亦嫁于德光故國人謂翰為國舅契丹入東京以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契丹比無姓氏翰將有節度之命乃以蕭為姓翰為名自是翰之一族皆姓蕭契丹主北去雷翰以鎮河南時漢高祖已建號于太原翰懼將北歸慮京師無主則眾皆為亂乃遣蕃騎至洛京迎唐明宗幼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至翰率蕃將拜于殿上翌日翰乃輦其寶貨鞍轡而北漢人以許王既立不復為亂果中其狡計翰行至鎮州遇張礪翰以舊事致忿就第數其失而漢高祖起大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

為翰所迫此豈福耶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畱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畱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五代史及開運末契丹主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會契丹主死其汴州節度使蕭翰謀歸北地慮中

原無主軍民大亂則已亦不得按轡徐歸矣乃詐稱契
丹主命遣人迎從益于洛陽令知南朝軍國事從益與
王妃逃于徽陵以避之使者至不得已而赴焉從益于
崇元殿見羣官蕭翰率蕃首列拜于殿上羣官趨拜于
殿下乃偽署王松為左丞相趙上交為右丞相李式翟
光鄴為樞密使王景崇為宣徽使餘官各有署置又以
北來燕將劉祚為權侍衛使克在京巡檢翰北歸從益
餞于北郊及漢高祖將離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
欲拒漢高祖與王周等不從且奏其事漢高祖怒車駕將
至闕從益與王周等俱賜死于私第時年十七時人哀之
晉五代會要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長興四年五月封
年契丹犯京師後封為許王為後奉唐帝祀至開運三
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五代史闕文漢高
祖自太原起軍建號至洛陽命郭從義先入京師受密
旨殺王淑妃與許王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家子母
何罪吾兒為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而且畱吾兒
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間者無不泣下臣
謹按隱帝朝詔使臣修漢祖實錄敘淑妃從益傳但云
臨刑之日焚香俟命蓋諱之耳五代會要內職明宗

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冊至長興二年四月進號淑
如應順元年又正月十三日冊為太妃至周廣順元年
四月追諡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
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
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
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衛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
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隕吳氏封莒國夫人順御
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
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
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司櫛張氏封清
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司櫛張氏封清
郡夫人司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
已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
內職仿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
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
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按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
一時之制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通鑑孔循陰遣
人結王德妃求

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妃帝后有賢行生四子

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為妃

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

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

追諡曰哀五代史閔帝哀皇后孔氏 五代會要閔帝

皇后孔氏初封魯國夫人應順元年四月為

未帝所害晉天福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追諡為哀皇后

通鑑孔如尚在宮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遂殺

妃并其四子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五代會要明宗長女

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正月改封魏國公主清

泰二年三月進封晉國長公主第十三女興平公主降

趙延壽天成三年四月封至長興四年九月改封齊國

公主至清泰二年三月進封燕國長公主第十四女壽

安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第十五

女永樂公主長興四年六月封

從璟初名從審為人

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

使五代史從審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

偕焉從莊宗于河上累有戰功莊宗器賞之用為金

槍指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于國有大功

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

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

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

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為已

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于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

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

璟通問行欽以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五代

史明

宗在魏府為軍士所逼莊宗詔從審曰爾父于國有大
 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兵所劫爾宜自去宣朕
 旨無令有疑從審行至中途為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
 下莊宗改其名為繼璟以為已子命再往從審固執不
 行願死于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赴汴州明宗之親舊
 多策馬而去左右或勸從審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為元
 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五代會要明宗第二子從
 璟為元行欽所殺天成三年六月追贈太保未封王
 儒林公議唐莊宗遣郭崇韜副魏王繼炭平蜀既而疑
 崇韜總管宣武軍節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名邈佶烈
 雖不佐命有大功莊宗既得天下頗疑之盡奪兵權處
 以閑逸至是聞變急起嗣源將兵討之泊至鄴諸軍推
 以為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彥威曰與君受命討賊豈
 料天時人事如此然諸軍只因飢寒思亂當奏加恩賞
 以圖安靜耳親衛元行欽不能審其由徑奔洛陽告亂
 途中逢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璟驅之同見莊宗遂斬
 從璟自將以禦之距汴城五十里聞嗣源入汴軍潰而歸洛

嗚呼無父鳥生無君鳥以為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

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
 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
 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
 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
 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
 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
 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
 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
 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
 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

五代史記卷第五 唐書卷五
唐書卷五
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

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五代史秦王從榮明宗第二子也明宗踐阼天

成初授鄴都畱守天雄軍節度使四年人為河南尹

從璟死從

榮于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為人輕儁而鷹視

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

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

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

五代史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

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
余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
此姦儉之言豈朕之所望也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
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再府元龜
漢張昭遠後唐天成中為左補闕上言曰臣聞周家創
業七百年漢氏延洪四百載非惟天命抑亦人謀臣雖
至愚麤聞其要叨居諫列備敢奏陳古者人君即位之
後立嫡以為儲闈列土而封子弟既尊之以名器復教
之以訓詞則為驕奢淫逸不萌于仁知賢明以習其性
良由擇正人以為師傳聞善事益其聰明假使中材亦
成良器凡人善惡之性多因染習而成將創無窮所宜
重慎竊以元良宗子邦國本根或陛下未欲封崇先宜
教導所貴識古今之成敗知稼穡之艱難使驕縱不期
于心正道常聞于耳輒條芻管仰瀆冕旒事具于後一
帝王之子生長深宮爰自幼冲便居逸樂日厭彫華之
翫耳煩絲竹之音所謂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倘非天生
聰慧神授賢明持此驕盈焉能無惑苟不預為教導何
以致之磐維臣竊見先帝時皇弟皇子盡喜俳優聞無
稽玩物之言則娛心悅耳告致理經邦之說則俛目顰
眉入則務飾姬姜出則思參僕馬親賓滿座無非優笑

之徒食客盈門罕有賢能之士以此知識以此宗師必
若託以維城付之主鬯無難亡之國無不破之家其則
非遙可謂殷鑒臣請諸皇子各依古議置師傅之官如
講說善道一日之中但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
至月中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
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為益良多何必讀書自然博識既
達安危之理兼知成敗之由主鬯維城何往不可臣雖
短識事繫遠圖伏乞陛下詢于公卿以為可否一臣聞
古之人君即位而冊太子封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
旨一則欲尊儲闡而作磐石繫我宗枝一則欲分嫡庶
而辨親疎各歸名分使庶不亂嫡疎不間親禮秩有常
邪慝不作臣竊見近代聖后賢君或有失于此道以此
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于楊勇太
宗睿聖魏王終覆于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于
聖代無此厲階其于卜貳封崇在臣不敢輕議臣請諸
皇子于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為禮
秩據親疎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絕其僥倖保宗之道莫
大于斯一臣聞上聖之才不脩崇而合道中人之性隨
染習而無常是故告以話言束之名教猶蹈覆車之轍

不師銘坐之言而況左右全闕正人染習不聞善事欲
求賢行其可得乎伏見近代師傅之官所設備員而已
未聞調護太子訓導諸王坐食俸錢誠為尸祿臣請皇
子中當為儲位者雖未封拜先要切磋應在朝宮寮師
傅之官請每日謁見皇子或講論時政或習熟禮容日
增月修有益無損在臣愚識以此為憂伏乞陛下付公
卿詳議以為可否伏唯皇帝陛下仁深拜善道在勵精
行慈儉而愛生靈正賞罰而激貞濫內外皆無關政左
右盡是賢臣諫者無以措詞多士惟期自勵臣豈合遽
陳狂瞽輒犯宸嚴但以恩未報于君親事思關于國本
庶裨萬一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
聊罄再三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
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
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于人
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

其餘不足學也

五代史從榮為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倡和自謂章句獨步于一時有詩千餘

首號曰紫府集

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

論說經義雖不深達其旨大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

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

謔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

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頻聞時

從榮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以歌詩吟咏為事上道此

言規諷之一日秦王進詩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

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上好他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

阿耶平生愛作詩上大笑

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

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

廟非敬順之道也于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

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為榮

五代

會要長興元年九月太常禮院奏草定冊秦王儀注博
士段顯議曰據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其日受冊
者朝服從第鹵簿與百官俱集朝堂就次受冊通事舍
人引不載謁朝還第之儀自開元已後冊拜諸王皆正
衙命使詣延英門進冊皇帝御內殿高品引王入立于
位高品宣制讀冊王受冊訖歸院亦無乘輅謁朝之禮
臣按五禮精義云古者皆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無
自專稟之于祖宗也今雖冊命不在禘嘗然拜大官封
大邑必至殿廷敬順之道也今當司欲准開元禮其日
秦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輅車備鹵簿與羣臣俱集朝堂
就次受冊訖至應天門外奉冊置於載冊之車秦王升
輅出謁太廟訖歸理所儀仗鹵簿如來時之儀從之

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

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五代會

要後唐

長興三年正月月中書門下奏見任宰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
兼侍中中書令平章事並是使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
宰相之下今緣秦王從榮是親王新加兼中書令與諸
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到中書位次未定今後望諸親

一官至兼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親王兼侍中中書令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並是使相既不知印不署勅亦分行居右其餘使相依舊規從之四年加尚書令

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于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

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

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察非吾所諭

也五代史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秦府衙兵每人朝以

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察佐及四方遊士各試檄淮南書一道陳

已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

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為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悅為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

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五代

會要後唐長興四年四月以秘書監劉贊為秦王傅前忠武軍節度判官蘇瓚為秦王府友前襄州觀察支使魚

崇遠為秦王府記室參軍時言事者請為秦王置師傅上顧問近臣皆以秦王名勢隆盛不敢制置請自選擇

方降是命又四年九月月中書門下奏秦王加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

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司其儀注規程之事條目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

兼受副使已下橐鞬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已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

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具行公牒往

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授軍職則委元帥奏請從之維委任既崇等威合異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

班位宜在宰相之上

所為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

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

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

疾已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宏昭馮贊入問起居於廣壽

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宏昭等在

五代史記卷第五 慶曆傳

七

西

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于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于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卽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尙忌宋王從厚賢于已而懼不得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人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旣去而聞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宏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宏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宏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宏昭贊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于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未敢決其謀謂宏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宏昭大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卽馳入內見義誠及宏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

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顧號泣明宗問宏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于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眾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五代史補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

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庭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答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從榮兵出與陟厲聲曰朱衣纔脫白刃難逃觀者笑之

輦並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陳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閉而于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宏實率騎兵從北來五代史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

中為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為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歲時曲遺頗厚于諸將及朱宏昭為樞密使勢燄尤甚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宏昭將殺秦王以謀告之洪實不以為辭時康義誠以其子事于秦府故恒持兩端及秦王兵叩端門洪實為孟漢瓊所使率先領騎軍自左掖門出逐秦王自是義誠陰銜之閔帝嗣位洪實自恃領軍之功義誠每言不為之下應順元年三月辛酉義誠將出征閔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時義誠與洪實同于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劔無一人騎來者不如以禁軍據門自固彼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也洪實曰公自反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閔帝不能明辨遂誅洪實既而義誠果以禁軍迎降潞王故洪實之死後人皆以為冤

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

獸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宏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

而後軍來者甚眾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

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

下從益殺之五代史後舉兵犯官室敗死廢為庶人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

家事若此慙見羣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

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北夢瑣言秦王從榮之為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

中外忌憚竟及誅敗上聞從榮伏誅悲駭幾落御榻氣

絕復蘇者再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晏駕自云我今日自

作劉窟頭也又草書僧丈英大師彥脩始在洛都明

宗世子秦王從榮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

問大王何以此來五代史會要清泰元年十二月勅故庶旬日秦王遇害

人從榮獲罪先帝貽禍厥身已歷歲時未營宅兆雖軫在原之念宜從有國之規且令中書門下商量葬禮尋據太常禮院狀奏請准唐貞觀中庶人承乾流死黔州仍葬以公禮從之

明宗兄弟皆不見於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温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

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使嘗于

會節園通鑑注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室宇園池為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為會

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戶參

軍賜死重誨誅詔復其官贈太保五代史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

意豁如也天成中為右衛大將軍時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畱從璨為

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于會節園酒酣之後戲登于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委任但恣遨遊于子行從之園頻恣

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辱平人致彼喧譁達于聞聽方當立法固不黨親宜貶授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

興中重誨之得罪也令復舊官仍贈太保五代會要

明宗第四子從璨為安重誨所陷天成四年三月責授房州司戶參軍尋殺之至長興四年七月追贈太保未

封王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

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

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

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

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

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

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

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五代史李

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

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未魏之亂軍迎明宗

為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人以為從璋為雷後踰

月明宗即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

五月明宗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

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達觀諸部入寇從璋率

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

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

咸有進獻吾為臣為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

其用諸君以為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行

宮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

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

十月出鎮陝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

校太傅賜忠勤靜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

也

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下會潞王

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

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鄧

人為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宗

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

愆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

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

愈畏其法故歿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

也

從温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成成德

武寧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

從温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

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温欲反而造天子服

器從温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

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賊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五代史李從溫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溫執僕御之役後養為己子及歷諸藩署為牙校命典廐庫唐同光中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雷守明宗即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為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雷守加太傅四年正月改天平軍節度使五月制

封充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粉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為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開運二年改河南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溫始以明宗本枝歷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為急在常山日觀牙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為岸而以脩篁環之從溫曰此何用為悉命伐竹取木鬻於列肆獲其畜以實用幣焉高祖即位從溫時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為宗族切戒從溫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介一日厲聲於牙門云李從溫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敗累關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逾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又從璋子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即位遙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常為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賊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於

判官高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法典商州商民素
貧重俊臨之割剝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
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刃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
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於府尹景延
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
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
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
垣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鞠之盡得其實併以穢跡彰露而賜死於家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

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

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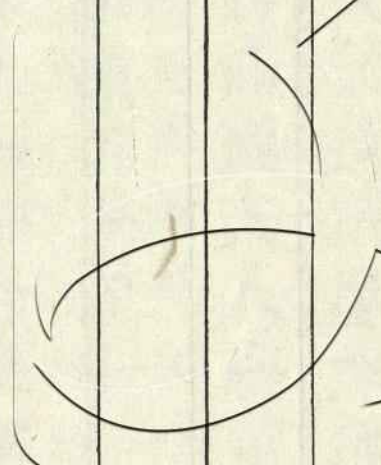
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畱守封秦國公周廣順

元年卒贈中書令諡曰恭惠五代史李從敏字叔達唐明宗之猶子也沈厚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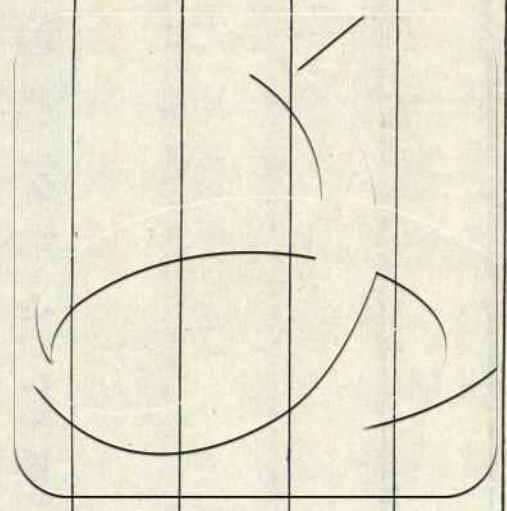
善騎射多計數初莊宗召見試弓馬用為衙內馬軍指
揮使從平汴潞補帳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
鎮真定表為成德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遷捧聖都將明宗移
皇城使出為陝府節度使王都據定州叛命王晏球為
招討使率師討之以從敏為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
移授定州尋代范延光為成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
封涇王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於財方遇卒無子妻
弟田令遵者幼為方遇治財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
為方遇子親族共立姿書以為善殖貨劉族乃共推令遵
取資於令遵親族如意乃訟令遵昌姓奪父家財從敏令
判官陸浣鞫其獄而殺令遵父詣臺訴冤詔本州
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鞫之備明姦狀及詰二
女伏行賂於節度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
並捕下獄具伏賊罪事連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赴洛陽
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怒曰朕用從敏為節度使而
枉法殺人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赴不須見吾面時
王淑妃頗庇護之趙環等三人竟棄市從敏罪止於罰
俸而已長興初移鎮宋州唐末帝起兵於鳳翔其子重
吉為亳州防禦使從敏承朝廷命害之清泰中從敏與
洋王從璋並罷歸第待之甚薄嘗宮中同飲既醉未帝

謂從璋從斂曰爾等何物處雄藩大鎮二人懼賴曹
太后見之叱曰官家醉爾輩速出去方得解晉祖革命
降封莒國公再領陝州尋移鎮上黨入為右龍武統軍
出為河陽節度使漢祖入汴移授西京畱守累官檢校
太師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就加兼侍中改封秦國公歲
餘以王守恩代還廣順元年春以疾卒年五十四詔贈
中書令諡曰恭惠五代會要清泰元年七月勅洋王
從璋涇王從斂每月各給料錢一百千米麥各五十擔
儉人衣糧各五十分馬十五匹草粟二王自方鎮入朝
畱洛陽私第故有是給賜又恭惠贈中書令李從斂
諡北夢瑣言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
田氏早卒田之妹為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髮長
為繼室田有合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疾卒
積財令合遵與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
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合遵興
殖乃舉族合謀請以合遵姓劉為方遇繼嗣即合鬻券
人安美為親族請嗣券書既定乃遣合遵服斬衰居喪
而二女初立合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
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合遵冒姓奪父
家財合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官吏親黨上在府

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賂錢數千緡
而以合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
冤府帥李從斂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弟彌縫侍御史
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
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
婦人皆棄市唯從斂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一季
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議之不及
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

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五代史

皇太后應州人也天成中封為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

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為皇后又十一月二十九日與帝遇難同崩於後樓其弟延

皓通鑑考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

人也獨廢帝實錄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

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
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
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
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
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
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
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
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
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五代史后性彊戾末帝甚
憚之故其弟延皓自鳳翔

之止從罷免而已晉高祖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又劉延皓應州渾元人祖建立父茂成皆以軍功推為
邊將延皓即劉后之弟也末帝鎮鳳翔署延皓元隨都
校奏加檢校戶部尚書清泰元年除宮苑使加檢校司
空俄改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延皓御軍二年遷樞密使
為鄴都留守檢校太傅延皓御軍二年遷樞密使張令昭
所逐出奔相州尋詔停所任及晉高祖入洛延皓逃匿
龍門廣化寺數日自經而死延皓始以後戚自藩邸出
入左右甚以溫厚見稱故末帝嗣位之後委居近密及
出鎮大名而所執一變掠人財賄納人之園宅聚歌僮為
長夜之飲而三軍所給不時內外怨之因為令昭所逐
時執政以延皓失守請舉舊章未帝以劉后內政之故
止從罷免而已由是清泰之政弊矣通鑑將士給賜宴
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奪人財產減謀以魏博應
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眾心怨怒謀以魏博應
河東五月癸丑未明帥眾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
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已撫安士
卒權領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安皇
后為之請六月庚申削延皓官爵歸私第癸亥以張令
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

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
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
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
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七月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
昭悉誅其黨七指揮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

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

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毫

州團練使居幼澄于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

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五代史重吉未

都指揮使閔帝嗣位出為亳州團練使未帝兵起為閔

帝所害清泰元年詔贈太尉仍令宋州選隙地置廟

五代會要末帝長子重吉為愍帝所害未封王清泰元

年七月追冊為太尉立廟于萊州通鑑鳳翔節度使

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

衆心朱宏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

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

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

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

兵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洛陽亦召入

禁中清泰元年二月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擄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

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五代會要後唐

以皇子重美遙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
置北而水陸轉運制置等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五代
末帝第二子重美雍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
王清泰三年正月封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

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

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

可乎因縱民出通鑑洛陽自閩兵敗眾心大震居人四

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及晉兵

其自便事寧自還乃由令任從所適眾心差安

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

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通鑑

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廢帝自

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

焚后及重美與俱死五代史雍王重美弟第二子清

泰三年封晉兵入與末帝俱自焚

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

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

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

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

明宗愍帝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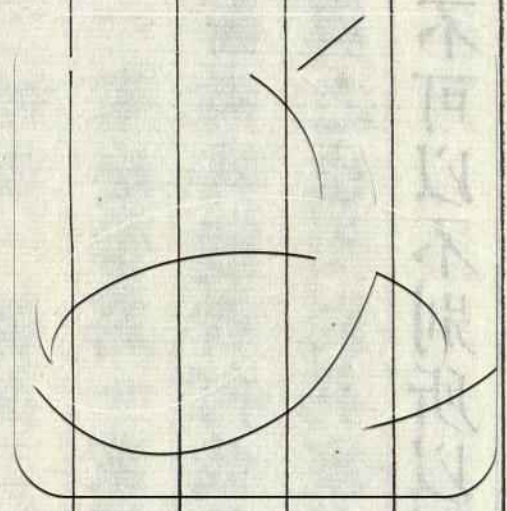
一家別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

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

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

友文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

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

五代會要晉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第五女天成三年四月封

永寧公主長興四年九月進封魏國公主清泰二年四月改封晉國長公主至天福六年十一月尊為皇后七年六月尊為皇太后開運四年三月與少帝同遷于契丹之黃龍府漢乾祐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崩于蕃中之

建州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

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

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
 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
 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
 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
 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
 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文獻通考天福二年有司請立皇后帝以宗廟未立
謙抑未遑出帝即位乃尊為皇太后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
 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
 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
 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

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
 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
 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惟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
 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
 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
 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
 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
 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
 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
 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

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
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
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
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
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
祧旣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
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
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
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
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

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于郊野面縛俟
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
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
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
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
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
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
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
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
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

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

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

禪寺通鑑考異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

之遣向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五代史崔廷勳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魁偉美須髯幼陷契丹歷偽命雲州節度使

官至侍中契丹入汴遷少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趨河陽廷勳為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刺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出戰為廷勳所敗及契丹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滿達勒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于此飯僧

數萬今日豈不相憫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

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

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于

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

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

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

泣而去通鑑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

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

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

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

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

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

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塞歎曰天乎吾家何負至為此賊

所破慟哭而去清異錄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一古

寺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疊堞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

簷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

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

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通鑑注錦州近木葉山金

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

一千四百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

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

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

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契丹國

容氏和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

龍城也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

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

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

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

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

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

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

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陞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陞避暑八月下陞至八月永康王下陞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于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通鑑注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二千二百一十里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

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于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內職晉高祖穎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五代史纂誤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犯闕等事數百字文多不錄今按其事既見於此傳又見於張彥澤傳及契丹附錄皆數百言其間亦有異同如此傳云四年正月丁亥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而附錄亦云出帝

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
路耶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於都城北望
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德光入自封邱門此則是
帝與太后常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而張彥澤傳云
德光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壬申夜五鼓自封邱
門斬關而入明日遷帝於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
帝與太后所上表章皆先示彥澤乃敢遣德光渡河帝
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澤報曰天無二日豈有
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
以迎之也又如出帝與太后奉章謝罪德光報使勿憂
之語此傳與附錄皆載既重複而又不同又封出帝為
負義侯遷黃龍府之事亦皆兩載如此之類儻能刊定
從一則其繁冗之辭省去多矣
非惟簡要且免異同之感也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

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文獻通考安太妃代北人不知其世家生出帝帝立

尊為皇太妃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于

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颺之庶幾遺魂得

反中國也契丹國志天祿二年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命晉侯曰焚骨為灰

魂得返中國也南向颺之庶幾遺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焚

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齊東野語出帝之事

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之小吏其家為少帝所殺遁

入契丹泊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為契丹諸司吏於是文

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

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攻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

安知非託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

出帝皇后五代會要少帝皇后張氏天福八年十月追册五代史張從訓字德恭本姑臧人其先

田鵲別派隨沙陀徙居雲中後從唐武皇家於太原從
訓遂為太原人祖君政雲州長史識蕃字通佛理父存
信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武皇賜姓名眷同親嫡
前史有傳天福中贈太師中書令追封趙國公從訓讀

儒書精騎射初為散員大將天祐中轄沙陁數百人屯壺關十餘歲節度使李嗣昭委遇之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充先鋒遊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微時嘗在存信麾下為都押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歷憲德二州刺史高祖之鎮太原也為少帝娶從信長女為妃從訓清泰初授唐州刺史三年高祖舉義從訓奉唐末帝詔徵赴行在分領鄉兵次於團栢谷兵敗宵遁潛身民間高祖人洛有詔搜訪月餘乃出焉及見戚里之故深加軫惻尋授絳州刺史檢校太保在任數年天福中卒於官年五十二少帝以后父之故超贈大尉弟從恩仕皇朝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驩甚乃為重允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允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后

五代會要開運三年十月册通鑑天福八年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清異錄開運既私寵馮夫人其事猶秘會高祖御器用有玉平脫雙蒲桃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以賜馮夫人咸訝之未久册為皇

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齧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外用事通鑑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

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中宮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

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

得後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內職少帝寶省李氏封隴

宮尚宮並天福八年十一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

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

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魏國夫人弟子院使

氏封汧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弟尚宮陳

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

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鄒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

齊國夫人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郡夫人春宮姚

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等七人並超封郡夫

人寶省婉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已下十一人並

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一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郡

夫人劉氏並充大后宮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

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寶開運二年八月勅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

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

二孫而有畧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

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

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允子

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

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

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允皆

不知其於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

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

五代史記卷之十一
五
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允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廢帝

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

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

指揮使以高祖反誅通鑑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

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

于民間井中弟沂州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

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使敬威自殺獲重殷重裔誅

之並族所匿之家通鑑考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

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

實錄云石諱妖男尚食使重文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
同按重文敬瑭子即位後為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
本英作殷
今從之
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五代史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

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
即位擢爲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軍額累官
至檢校工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清泰中加兵部尚
書彰聖都指揮使遙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于太原
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
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
時乃自殺于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册贈太傅葬于
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
弟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
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
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敬贊字德和
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卽位
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

陽三城節度使敬贊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

敬贊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

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五代史贊字德和爲陝州

章事贊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召還京師以其皇叔

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以警之契

丹犯邊敬贊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

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

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贊節度使在曹貪

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贊夜走踰城東

垣墮沙壕溺死時年四十九韓王敬暉字德昭為人厚

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曹州防禦使

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

韓王子曦嗣五代史韓王暉字德昭睿祖孝平皇帝之

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

于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

暉為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

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天福二年遙

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

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蒞任也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

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于官歸葬

太原八年冊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五代會

要晉高

祖長子重英號王第二子重義壽王權洛京留守為張

從賓所害第三子重允剡王第四子重信沂王權河南

節度使為張從賓所害第五子重進夔王第六子重杲

陳王並天福七年四月追封第七子重睿許州節度未

封王晉高祖長女長安公主降楊承祚天福二年五月

封至六年五月卒追封秦國公主至十年九月又追封

梁國長公主從長女高平縣主第二女新平縣主第

高祖起太原重英為右衛將軍重允為皇城副使居京

師聞高祖舉事匿民間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

二年正月高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並贈重進以

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

重英號王重允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

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為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

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

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

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五代史

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

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

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祿大夫

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

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為

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病十餘

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前靈武

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既而從

賓與延光合謀為亂遂害重信于理

所時年二十遠近聞者為之嘆惜

高祖欲贈重信太

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

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

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五代史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弟生死無歷三

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予甚愍之自我作古寧

有例乎遂行册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萬安山天福七

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陽白氏昭信軍

五代史卷之二十一 晉家傳

五代史記卷第七 晉家傳

十三

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婁繼英等先劫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义于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于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于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之女也重义無子妃後落髮為尼開運中卒于京師

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

允尙幼高祖呼出使拜道于前因以宦者抱持置道懷

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

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

重睿遂不得立契丹國志高祖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

抱置道懷中蓋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

貴為嗣出帝以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

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

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

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

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五代會要少帝長子延煦遙領陝西

節度使第二子延寶遙領曹州節度使按實錄皆帝之從子養為己子開運二年秋以延

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

尙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

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

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
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為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貲
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
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牀
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
極奢侈時人以為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
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為齊州防禦使而延寶
代為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
寶齋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為威信軍
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

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

于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

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

通鑑注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

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宮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祇死其臣蔣幹求援于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

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于郗恢併獻玉璽一紐方潤
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
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
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
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
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
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所
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右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
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
之亂沒于邪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
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
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
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
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祇死當作冉閔死李心
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後延煦
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

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

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
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
志盡愛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
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
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
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
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
之慮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
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于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
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
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
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
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
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于義故降其服
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于經
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于敬儒絕其父道臣
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

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于是

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清異錄顯德六年世宗慶陵
攢土發引之日百司設祭於

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余令雕印字
文文之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天子而爲閭閻

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于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

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于德光則以爲祖而稱

孫于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

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

皇帝五代會要漢高祖皇后李氏天福十二年四月八日冊為皇后至乾祐三年七月冊為皇太后周廣

順元年正月加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

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

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

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

皇太后五代史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高祖微時嘗

祖領藩鎮累封魏國夫人高祖建義于太原欲行頒賚

于軍士以公帑不足議率并邑助成其事而諫曰

自晉高祖建義及國家興運雖出于天意亦土地人民

福力同致耳未能惠其眾而欲奪其財非新天子卹隱

之理也今後宮所積宜悉以散之設使不厚人無怨言

高祖改容曰敬聞命矣遂停斂貸之命后傾內府以助

冊為皇后隱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

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

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

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

元龜張昭乾祐中為太常卿上言臣聞江海不讓于細

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

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

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

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

惟皇帝陛下繼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

于咨詢廊廟謀深六藝何妨于講習古者或立儒官或

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

未暇况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輔弼講其國經有

師傳啓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由但

能屬耳于典謨何必服膺于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餘

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

政之源縱無取于儒冠猶冀賢于博奕時帝年十九猶

有童心中手放紙鴛太后每提耳規之即曰經國之謀

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于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

邠史宏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

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

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披衣而去曰何必謀于閨

門通鑑隱帝與李業等謀誅楊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

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

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儒怯誤人太后

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

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五代史纂誤今按周本紀

郭威廟號太祖今呼高祖慕容彥超敗于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

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

遂及于難通鑑南北遇于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

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

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

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清異錄漢隱帝之禍手中猶

持小摩尼數珠凡一百八枚蓋合浦珠也郭允明劫去

五代史纂誤今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十一月壬午

郭威犯封邶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

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

戰敗績則是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之次日

帝崩矣今此乃先云彥超敗于劉子陂而帝欲出自臨

兵失其序矣况李后所言皆未戰前之意也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

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為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

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

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

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

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于是遷后于太平

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原注隱帝舊史實錄皆無

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五代史周太祖入京凡軍國大事皆請后發教令以行之是歲議立徐州節度使贊為帝以迎奉未至周太祖乃率羣臣拜章請后權臨朝聽政后于是稱誥焉及周太祖為六軍推戴上章具述其事且言願事後為慈母后下誥答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乾坤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茲多難惟以衰朽託于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念深意涕泗橫流云仍出戎衣玉帶以賜周太祖周太祖即位上尊號曰德聖皇太后居于太平宮周顯德元年春薨 又張彥成潞州潞城人也曾祖靜汾州刺史祖述澤州刺史父礪昭義行軍司馬彥成初為并門牙將天成中自秦州鹽鐵務官改鄆州都押牙漢祖鎮北門表為行軍司馬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從平

汴洛累加特進檢校太尉同州節度使隱帝即位就加同平章事太祖之伐河中彥成有饋輓之勞河中平加檢校太師乾祐三年冬移鎮相州廣順初就加兼侍中尋移鎮南陽三年秋代歸授右金吾衛上將軍其年秋以疾卒年六十贈侍中 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蓋避周祖諱薛史因之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

曰贊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

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

尹五代會要漢高祖長子承訓魏王天福十二年二月追封第三子承勳陳王周廣順元年三月追封又漢

高祖長女永寧公主降宋延渥天福十二年四月封至

乾祐二年十二月追封秦國長公主 五代史魏王承

訓字德輝高祖之長子也少温厚美姿儀高祖尤鍾愛在晉累官至檢校司空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高祖將赴洛命承訓北京大內巡檢未幾詔赴闕授開封尹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以天福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薨于府

署年二十六高祖發哀于太平宮哭之大慟以至于不
 豫是月追封魏王歸葬于太原 又陳王承勳高祖之
 幼子也國初授右衛大將軍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遙領興元尹俄代侯益為開封尹進位檢校太
 師兼侍中乾祐三年冬十一月蕭牆之亂隱帝崩軍情
 欲立勳為嗣時勳已病大臣及諸將請候勳起居太后
 令左右以卧榻昇之以見諸將就視知勳之不能興周
 故議立劉贊周廣順元年春卒周太祖下詔封陳王周
 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
 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
 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
 苦太祖意色皆沮 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赴闕漢
 隱帝兵敗遇害于劉子陂周祖入京
 師百官謁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
 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
 及請道詣徐州册湘陰公為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
 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為謬語今為謬語人臣謹按周世

宗朝詔史臣脩周祖實錄故道之事所宜諱矣 通鑑
 考異按周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即為帝者蓋以漢
 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贊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
 鎮舉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
 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贊乃崇子故迎贊而立之使兩
 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併信除之則三
 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為敵者惟崇而已此其
 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
 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道廉智自將陽愚遠禍以謂漢
 恐不肯觸周祖未發之機其徒欲歸美而云耳

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于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
 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誥曰
 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
 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
 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

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勲久病不任爲嗣太祖
與羣臣請見承勲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昇承勲出見
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
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贊道揣
周太祖意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
爲誓道旣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繆語矣道
見贊傳太后意召之通鑑考異周太祖實錄太祖奏遣
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
表于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
百寮表秘書監趙上交齎詔同日首塗又隱帝實錄初
議立徐帥太后遣中使馳諭劉崇請崇入贊行至宋州
繼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贊左右生變遣

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崇至宋州贊
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
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
登樓見贊已而奪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
趙上交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贊謂道曰寡人
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贊客
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事豈出于公邪
道已去郭崇幽贊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內都
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
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定長君以徐州節度

使贊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

俾膺分土之命贊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

柱國封湘陰公贊以幽死五代史湘陰公贊為徐州節度使乾祐元年八月中有雲

見五色明年冬杪有鳥翔集于鮮碧堂庭樹黃質朱喙金目青翼紺趾元尾有類于鳳有賓佐嘆曰野鳥入室

主人將去旬浹而不知所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周太祖駐軍于京師議立嗣君奉太后誥立贊為嗣傳誥之際馮道笏墜于地左右惡之馮道至贊出郊迎常所乘

馬比甚馴服至是馬蹄齧奔逸人不可制乃以他馬代之時以為不祥將離彭城嘗一日天有白光一道自西

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雷時人謂之天裂又有巨星墜于徐野殷然有聲或謂初贊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

之天狗後贊果廢死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

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

刺史并詔贊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

美等皆見殺通鑑鞏庭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贊

以書諭之庭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

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王彥超奏遣使齎勅詣徐州鞏庭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三

月王彥超奏克徐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州殺鞏庭美等鳴呼予既悲湘陰公贊之事又嘉鞏庭美楊溫之所為

贊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

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

溫區區為贊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于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于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于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

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无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于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卽位追封蔡王

原注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少從軍漸至龍武小校高祖鎮并州爲興捷軍都將領龔州刺史檢校太保國初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兼義成軍節度使尋移鎮許州加太尉同平章事高祖寢疾大漸楊邠受密旨遣信赴鎮信卽時戒路不得奉辭雨泣而去隱帝卽位加檢校太師關輔賊平就加侍中信性昏懦黷

貨無厭喜行酷法掌禁軍時左右有犯罪者召其妻子
對之嚮割令自食其肉或從足支解至首血流盈前而
命樂對酒無仁愍之色未嘗接延賓客在鎮日聚斂無
度會高祖山陵梓宮經由境上信率掠吏民以備迎奉
百姓之苦初聞殺楊邠史宏肇遠啓晏席集參佐賓幕
令相致賀曰我謂天無眼令我三年不能適意主上孤
立幾落賊手諸公勸我一杯可也俄聞蕭牆之變憂不
能食尋有太后令言立湘陰公卽令其子往徐州奉迎
數日陳思讓率馬軍經過城西但令供頓不敢出城未
幾澶州軍變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領軍赴州巡檢
鐸引軍入城信惶惑自
殺廣順初追封蔡王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

同里遂以歸焉

五代會要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

豪右太祖微時在洛陽聞后賢淑遂聘之龍川別志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者也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患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

不可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
 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
 金帛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
 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
 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果都事畧周太祖柴后本
 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示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
 母逐之會大風雨止于逆旅數日有丈夫走過其門衣
 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
 步軍吏郭雀兒者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
 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父母后曰
 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
 知不可奪遂成婚于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即周太祖也
 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為高祖佐命后父柴翁
 既老每夜寐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
 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
 柴公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子遇雨踰旬不能進其女
 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踰旬不能進其女
 悉以奩具計直十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
 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
 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奪問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事之

執箕箒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
 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貴得為軍司
 其父柴公平生為獨寢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辰起忽
 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逼極醉因漏
 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為天子後果然畫墁錄郭祖微
 時與馮暉同里閑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
 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彫刺二人因
 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囊中作雁
 數隻戒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雁出
 翁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
 以作節馮收得之蒲博醉歸卧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
 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論辦不辦且看瓮中飛出
 鴈郭祖乘旄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太祖
 馬乘旄鴈自瓮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為郭雀兒太祖
 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
 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五代史太祖壯年喜飲
 規其太過每有內助之力焉世宗皇帝即后之姪也幼
 而謹愿后甚憐之故太祖養之為己子太祖嘗寢后見

五色小蛇入顴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未及貴而厭代及太祖卽位后已先

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謚曰聖穆五代史太祖卽

位乃下制曰義之深無先於作配禮之重莫大於追崇

朕當宁載思撫存懷舊河洲令德猶傳苻菜之詩媯泗

大名不及珩璜之貴俾盛副笄之禮以伸求劍之情故

夫人柴氏代籍貽芳湘靈集慶體柔儀而陳闕翟芬若

椒蘭持貞操以選中璫譽光圖史懿範尚留於閨闈昌

言有助於箴規深唯望氣之艱彌歎藏舟之速將開寶

祚俄謝璧台宜正號於軒宮俾潛耀於坤象可追命為

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冊命既而有司上謚曰聖穆

顯德初太祖神主入廟以后祔于其室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宏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

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

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

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于

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卽位廣順元

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

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

卽召宏裕宏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

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

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

世宗已敗劉旻于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

妃喪而葬之五代史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父宏裕真定少尹當河朔全盛之時所屬封疆制之于守帥故韶顏美媛皆被選于王宮妃幼以良家子中選事趙王王鎔張文禮之亂妃流離于外唐明宗在藩

錄其遺逸安重誨保庇妃家致其仕進父母即以妃嫁于鄉人石光輔不數年娶居太祖佐漢之初屬聖穆皇后棄世間妃之賢遂以禮聘之妃睦族撫孤宜家內助甚有力焉晉天福末卒于太原因留葬于晉郊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為淑妃太祖凡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議陪祔時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定世宗乃詔有司于嵩陵之側預營一冢以虛之俟賊平即議襄事顯德元年夏世宗征河東果成素志焉妃兄廷璋早事太祖即位累歷內職出為晉州節度使皇朝撫運移鎮邢州又改鄜州受代歸闕卒于私第東都事畧楊廷璋父宏裕少漁貂裘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掩左一掩右曰吾北嶽使也言訖不知所之是歲生女為周太祖淑妃明年而廷璋生廷璋以淑妃故得賜官初為右飛龍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除建雄軍節度使隰州闕守乃請監軍李謙溥攝州事謙溥至隰并人來圍其城或請速救廷璋曰賊遽至必未攻城乃募死士百餘人潛諭謙溥相應夜銜枚擊之并人大潰逐北數十里寓簡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它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

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為已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畧無疑畏會春當宴罕儒夙興尚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德天固報汝吾為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

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諮呈官官至檢校工

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苻存審以兵討張文

禮裨將武從諫館于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

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于太原

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

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

子皆死太祖卽位追冊為貴妃五代史貴妃張氏恒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

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本州諮呈官檢校工部尚書事趙王王鎔歷職中要天祐末趙將張文禮殺

王鎔以鎮州歸梁莊宗命將符存審討平之時妃年尚幼有幽州偏將武從諫者駐旆于家見妃韶令乃為其

子聘之武氏家在太原太祖從漢祖鎮并門屬楊夫人以疾終無何武氏子卒太祖素聞妃之賢遂納為繼室

太祖貴累封至吳國夫人漢隱帝末蕭牆變起屠害大臣太祖在鄴都被讒妃與諸皇屬同日遇害于東京舊

第太祖踐祚追冊為貴妃發哀故世宗有起復之命世宗嗣位以太祖舊宅卽妃遇禍之地因施為僧院以皇

建為名焉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

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

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

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于

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

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以嫁里人

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歿于虜中

妃發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

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

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

元之自明皆至刺史

五代史德妃董氏常山靈壽人也

趙州昭慶尉妃孩提穎悟始能言聽按絲管而能辨其
聲年七歲遇鎮州之亂親黨離與妃相失潞州牙將
得之匿于褚中其妻以息女不育得妃憐之過于所生
姆教師箴功容克備妃家悲念其兄瑀諸處求訪垂六
七年後潞將入官于朝妃之鄉親頗有知者瑀見潞將
欣然歸之時年十三妃歸踰年嫁為里人劉進超之妻
進超為內職及契丹破晉之歲陷蕃歿焉妃居洛陽
太祖楊淑妃與妃鄉親平居恒言妃賢德太祖從漢祖
幸洛因憶淑妃之言尋以禮納之鼎命初建張貴妃遇
禍中宮虛位乃冊為德妃太祖自聖穆皇后早世以來
屢失邦媛中韓內助唯妃存焉加以結珮脫簪率由令
範廣順三年夏遇疾醫藥之際屬太祖兗海之征車駕
將行妃奏曰正當暑毒勞陛下巡省明發宵征須人供
侍司簿已下典事者各已處分從行太祖曰妃疾未平
數令診視此行在近無煩內人及太祖手勅鄭仁誨曰切
欲令內人進發中使往來言之太祖承侍緣諸軍在野
慮德妃以朕至兗州行營津置內人承侍緣諸軍在野
不可自安令鄭仁誨專心體候如德妃津置內人東來

便須上聞約住或取索鞍馬不得供應如意堅確卽以

手勅示之既而平定兗州車駕還京妃疾無減俄卒于

大內時年三十九輟朝三日妃長兄瑀以左贊善大夫

致仕仲兄元之季兄自明皆累歷郡守五代會要周

太祖貴妃張氏廣順元年追冊淑妃楊氏廣順元年九

月追冊德妃董氏廣順元年四月追冊尚儀趙氏封沂

國夫人尚服蘇氏封岐國夫人尚宮甫氏封汾國夫人

司賓高氏封激國郡夫人司賓柴氏封平陽郡夫人司

賓茹氏封潁州郡夫人司賓丁氏封隴西郡夫人司記

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典寶李氏封隴西縣君司寶王氏

封瑯琊縣君司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正王氏封瑯琊

縣君尚食李氏封隴西縣君尚功曹氏封鉅鹿縣君司

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藥林氏封會稽縣君司初帝舉

藥翟氏特封潯陽縣君並廣順元年八月勅

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
卽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
五代史纂誤今按其後顯德四

年四月詔故皇弟贈太保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
侗贈太傅則此處似誤矣
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更
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
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
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尉
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
侗可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
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
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
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

大將軍

五代會要周太祖第二子侗鄭王第三子信杞

郟王侗太祖子初名青哥漢末遇害太祖卽位詔贈太
尉賜名侗顯德四年追封杞王信太祖子初名意哥漢
末遇害太祖卽位詔贈司空賜名信顯德四年追封
五代會要周太祖第三女樂安公主為漢室所害廣順
元年二月追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莒國長公主
第四女壽安公主降張永德廣順元年四月封至顯德
元年四月封至顯德四年四月又追封梁國長公主東
都事畧張永德字抱一并州曲陽人也初周太祖將兵
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于葛驛葛驛先有一男
子一女子不知其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
之釀酒肉衣服相配為夫婦及太祖至市人聚觀女子
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太祖聞之使前問
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
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
奉官卽永德也漢命永德押賜招義節度使常遇生辰
禮物遇太祖之外兄弟也太祖時鎮鄴有密詔付遇永
德在潞州聞之因謂遇曰郭公被讒今日之詔得非莅

殺承德耶承德即死切恐累公爾遇驚曰何謂也承德
曰為德不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承德屬吏事成足
以爲德不政郭公誓清君側願且以承德屬吏事成足
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然止令壯士嚴衛然所以
成以柴翁夢所見爲驗未幾太祖使至遇賀且謝曰老
夫幾誤大事周氏親戚盡誅唯永德夫婦在周太祖既
即位除承德左衛將軍駙馬都尉妻爲晉國公主遷泗
州防禦使從世宗征劉崇高平之戰何徽樊愛能退
驕公麾下頗能射可西出陟高而人而已太祖曰賊氣方
其勝可必承德以爲然遂大捷劉崇單騎而遁世宗謂
永德曰樊愛能何徽及偏裨七十餘人吾欲盡按軍法
何如對曰必欲開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盛稱
太祖智勇世宗善其言悉誅愛能輩以徇軍聲始振從
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吳人樓船蔽川承德擇
習水者潛鑽其船引兵擊之多溺死又以兵絕濠州餉
道世宗褒之擢爲殿前都點檢從克壽州領鎮寧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恭帝嗣位移鎮忠武龍川別志初周
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
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

三才身言身身

身身身

愿也醢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
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以去周祖聞之使
人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
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
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
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爲
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
德曰丈人爲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爲然雖執之永
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然雖執之永
德曰始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爲驗未幾而捷報至周
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五代史張頴太
原人駙馬都尉永德之父也累爲藩郡列校由內職歷
諸衛將軍國初以戚里之故自華州行軍司馬歷郢懷
二州刺史遷安州防禦使頴性卞急峻刻不容人之小
過雖左右親信亦皆怨之部曹澄有處女頴逼而娶
之澄遂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害頴中夜挾刃入於寢
門執頴而殺之遂奔於金陵世宗征淮南以永德之故
命江南李景令執澄等送行在及至世宗以澄等賜永
德俾甘心而戮之龍川別志張永德事周世宗爲殿
前指揮使性好道道士多客其家嘗有一舉子見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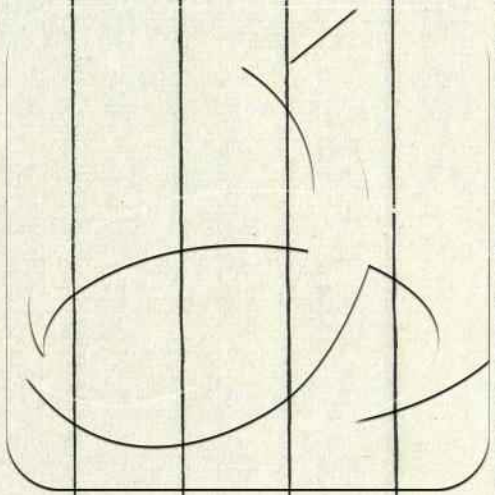
長史已卷第十九

周家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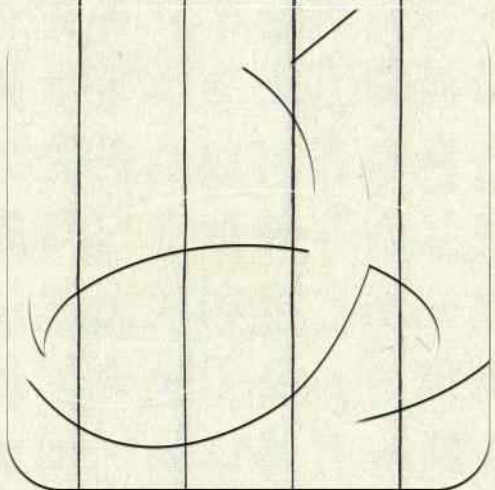
八

病幾年乃愈永德所以待之甚厚客欲辭去永德曰吾待子不薄何去之遽也曰吾有小術當一試之而去試之其藥能乾水銀為黃金永德大驚欲學之客曰君自有三十年富貴此術不足學也永德留之不可日後當見吾於淮上及周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素善射間出射於野觀者如堵見一僧則昔之舉子也與之歸宿帳中夜半屏人問所以保三十年富貴者曰若見二屬猪人善事之則富貴可保也旦辭去藝祖方以力戰有功雖功名日盛而出於側微鞍馬服用未有以自給永德稍以家資奉之藝祖既天資英特問其年復亥生也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凡用物皆有副須輒以獻藝祖曰張太尉與吾善第往以倩告之太宗持書往永德延之卧內太宗姿表尤異問其年亦亥生也永德驚喜傾家助之太祖既登極以鄧州節鉞授永德許之終身常有德曰爾敢告吾反膽甚大破械杖而遣之藝祖聞之喜及太宗嗣位寵之不替遂終於鄧筆錄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觀紫黑

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隆永德因漸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歎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已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貌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

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

十一官至太傅澠水燕談錄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

陽居常快快及溥為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

安席求去祚曰學士勞賢者起避耶拊掌錄王溥五

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周

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

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

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

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

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

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八九十否又大

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

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

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

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顧子孫在

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

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

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

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

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子

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

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

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

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

以教人為善其義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

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
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
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
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
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
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
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
卽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
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五代會要世宗皇后劉氏漢末遇害顯德四年四月追冊曰貞惠皇后 五代史世宗貞惠皇后劉氏將家女也幼歸于世宗漢乾祐中世宗在西班牙后始封彭城縣君世宗隨太祖在鄴后留居邸第漢末李業等作亂后與貴妃張氏及諸皇族同日遇禍國初追封彭城郡夫人顯德四年夏四月追冊爲皇后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
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
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
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于是決反

畫墁錄郭祖受命討守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貞

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貞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母后

相也守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既嬰城無礮材
 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礮材也守貞大
 喜以為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
 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為符后
 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
 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
 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
 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
 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
 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
 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
 何必妄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

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
 册為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
 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
 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
 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
 喪禮于是百官朝臨于西官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
 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
五代史宣懿皇后符氏祖存審
 事後唐武皇莊宗位極將相追
 封秦王父彥卿天雄軍節度使封魏王后初適李守貞
 之子崇訓漢乾祐中守貞叛于河中太祖以兵攻之及
 城陷崇訓自刃其弟妹次將及后后時匿于屏處以帷
 箔自蔽崇訓倉皇求后不及遂自刎后因獲免太祖入
 河中令人訪而得之即遣女使送于其父自是后常感
 太祖大惠拜太祖為養父世宗鎮澶淵日太祖為世宗

聘之后性和惠善候世宗之旨世宗或暴怒于下后必
從容解救世宗甚重之及即位册為皇后世宗將南征
后常諫止之言甚切直世宗亦為之動容泊車駕駐于
淮甸久冒炎暑后因憂志成疾顯德二年七月二十一
日崩于滋德殿時年二十有六世宗甚悼之既而有司
上謚曰宣懿葬于新鄭陵曰懿陵五代會要皇后符
氏顯德元年三月册為皇后至三年七月崩追册曰宣
懿皇后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適河中節度使李守貞
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聽聲知人貴賤守貞舉族
悉令術士聽之獨言后大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
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獨免周
祖為世宗娶之顯德册為后臣以謂術士意蓋亦有時
而中人君之位安可望而求公侯其誠之五代史補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
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與子
崇訓娶之禮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
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
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與樞密太尉兄弟
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
至喜曰此女于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

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
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孰
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後立
又聞命不以出家為念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五代會要皇
后符氏宣懿

皇后之女弟也顯德
六年六月册為皇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

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

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

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

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于人而須

功德大成

五代史纂誤今按功德大臣未
曉其語無乃功德大成之誤耶

慶流于世而

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
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
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
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
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
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
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
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
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

右領軍衛大將軍封斬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

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五代會要世宗長子宗誼越王

第三子宗讓曹王改名熙讓第四子熙謹紀王第五子

熙誨斬王並顯德六年追封

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欄乘轎子出居天清寺世宗節

名而其功德院也祖與諸將同入內六宮迎拜有二小

兒非角者宮人抱之亦拜詢之乃世宗二子紀王斬王

也顧諸將曰此復何待左右即提去惟潘美在後以手

指殿柱低頭不語藝祖云汝以為不可耶美對曰臣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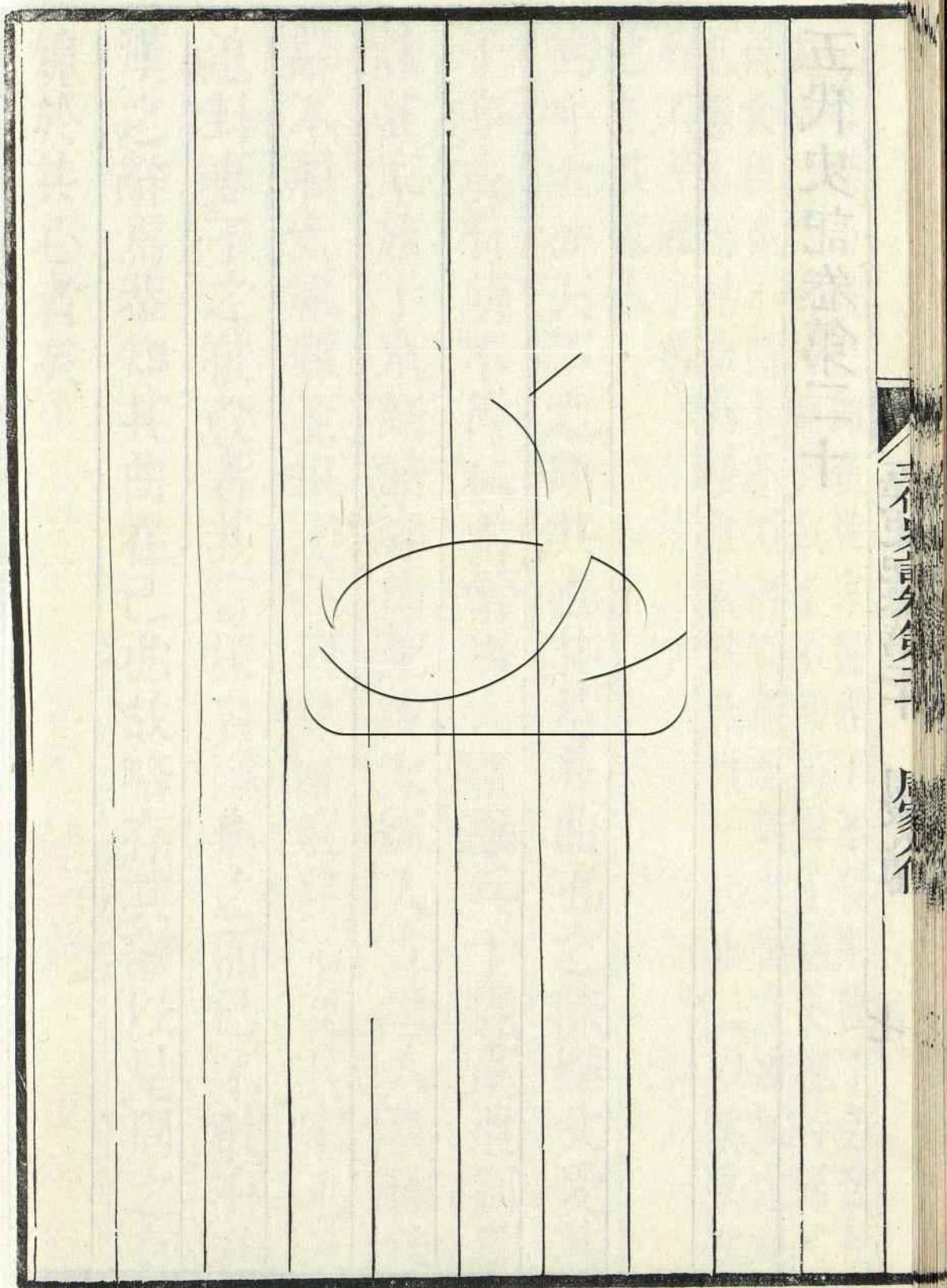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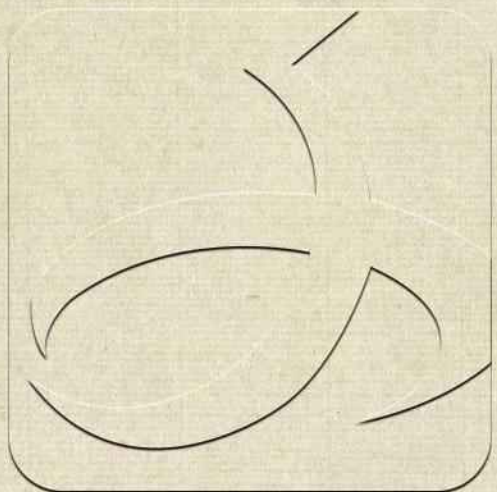
敢以為不可但于理未安藝祖即命追還以其一人賜
美美即收之以為子而藝祖後亦不復問其後名惟正
者是也每供三代惟以美為父而不及其他故獨此房
不與美子孫連名名夙者及其後也夙為文官子孫亦
然夙有才為名帥其英明有自云隨手雜錄太祖皇
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
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曰去之潘美
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取人
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為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

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
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
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惟吉潘夙之祖
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仕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
而不言祖余得
之于其家人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
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
誅其家族于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
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
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
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
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正外史略卷第二十

三才圖會卷二十一
居家

